解构主义视域下狄金森死亡诗歌的解读

金 立

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黄山

【摘要】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死亡诗歌独具一格，不断改写美国传统死亡叙事建构的“唯一正确的死亡结局”。本文基于解构主义视角，从“死后世界”和“死亡体验”两个方面，探究狄金森如何消解传统死亡叙事的权威性。

【关键词】死亡诗歌；解构主义；传统死亡叙事

【收稿日期】2026 年 8 月 6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9 月 8 日 【DOI】10.12208/j.ssr.20260303

An interpretation of Dickinson’s death poems from deconstruction

Li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Abstract**】The unique death poems of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poet Emily Dickinson constantly rewrite “the sole correct outcome of death” constructed by American traditional narrative of death. This article, based on deconstruction, explores how Dickinson undermines the authority of the traditional death narrative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fterlife” and “the death experience”.

【**Keywords**】Death poems; De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narrative of death

引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解构主义，反对结构主义追求的稳定结构和二元对立，同时批判西方哲学追求的一个终极“真理”或“中心”的传统。解构主义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并非自然的、必然的，而是人为构建的，其等级秩序需要被颠覆[1]。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诗人狄金森在创作死亡主题诗歌时，解构主义的概念还未被提出。但是，狄金森运用诗歌语言不断质疑和打破美国传统的二元对立死亡叙事结构。从德里达的视角来看，这正是一种不自觉的、诗学意义上的解构实践。

在美国，传统的“天堂-地狱”死亡幻象为二元对立死亡叙事画上了一个确定的句号，同时也在道德体系上加深了个体焦虑[2]。人们在临终时感到惴惴不安，担心在人生终点无法找到进入天堂的路径。而狄金森死亡诗歌悬置“死亡归处”，重置传统生死观的符号等级次序，甚至以“亡者身份”重构死亡体验，实现了对美国传统死亡叙事的全面解构。

1 解构传统死亡叙事的“死后世界”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垄断“死后世界”的解释权，塑造了“天堂-地狱”的二元对立空间。狄金森死亡诗歌对“死后世界”持续探索，并质疑“天堂-地狱”的既定归处，赋予死后空间“模糊性”与“多元性”，同时重置“死神”和“鬼魂”在传统生死观下的等级排序。

1.1 悬置“归处”

狄金森的死亡诗歌不断暗示：死后除“天堂-地狱”之外，还存在“其他归处”。并且，“其他归处”在诗歌的语言叙述中，具体位置始终含混而不确定，具有多重可能性。例如，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死神驾着马车载上我，既没有去天堂，也没有去地狱，而是平静地驶向一栋“小屋”（墓丘），“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屋子/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檐，低于地面”[3]。在《我见过的唯一鬼魂》中，人死后的魂魄既没有升入天堂，也没有坠落地狱，而是在树林的边缘从容地漫步，“脚上不曾穿鞋——/走路如同雪片——”“像小鸟，步履无声——/但是迅疾有如鹿奔——”[3]。与此同时，天堂、地狱抑或“其他归处”，人们死后到底会去哪儿，诗歌中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可以说，这是对死后“归处”的一种悬置。通过“悬置”，狄金森逐步消解了传统死亡叙事中“死后世界”的唯一确定性。而且，狄金森凭借诗性直觉使用的“悬置”策

略，天然地契合了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创立的解构主义核心概念——“延异”，即“透过延迟与差异来悬置固定的意义，并探索真理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元转变”（延异的英文词为 differance，德里达称它同时包含表空间差异的 differ 和表时间差异的 defer）[4]。显然，随着人们在时空流变中对世界认知的日益深化，狄金森敏锐地感受到，传统死亡叙事宣扬的两极化“死亡归处”并非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1.2 重置“等级”

美国传统生死观中的人和鬼、生和死处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体系，并且，其中一方总是被赋予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特权（如：人>鬼、生>死），也因此分化成了传统死亡叙事等级秩序中的“高位者”（人/生）和“低位者”（鬼/死）。

该等级秩序内化在语言表达上，体现为“低位者”总是与具有负面属性的描述相关联。例如，在传统的死亡叙事框架中，“死神”是上帝实施对人类（偷食伊甸园树上“禁果”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惩罚的执行者，“鬼魂”只与恶魔、巫术和撒旦相关，都不属于该等级秩序中的“高位者”，所以人们通常用带有贬斥含义的词语形容“死神”和“鬼魂”（例如：恐怖、黑暗、冷漠、残忍、丑恶等）。但是，在狄金森死亡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人格化”的死神温文尔雅、谦逊有礼、耐心友善，“他殷勤停车接我/车厢里只有我们俩/还有‘永生’同座/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促/我也抛开劳作和闲暇，以回报他的礼貌”[3]。诗歌中对“死神”的描述没有狰狞，没有冰冷，没有残酷，甚至还带着几分欢欣的语调，更像是在形容十九世纪上流社会的绅士（有教养的活人）。换言之，狄金森把对“人”的正面描述赋予死神，在逻辑上解构了传统死亡叙事中“生>死”的等级秩序。同时，狄金森还通过对“死神”、“永生”和“我”（亡者）的座位安排，对美国传统生死观中“死后世界”的等级秩序再次重构。在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死神”、“我”（亡者）和“永生”共乘一辆马车，“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他殷勤停车接我/车厢里只有我们俩/还有‘永生’同座”[3]。在传统生死观森严的等级秩序中，“永生”处于“最高位”，是普罗大众的最高追求；“死神”处于“最低位”，是令人恐惧的惩罚执行者；“我”则作为等待“死亡审判”的“亡者”，居于两者之间。然而，狄金森安排“死神”、“我”（亡者）和“永生”共处一车，赋予他们“平等同行者”的身份，完成了对传统生死观原有符号秩序的颠覆。

另外，传统死亡叙事下言说的“死后世界”，无论天堂还是地狱，都没有“鬼魂”的容身之处。“鬼魂”（传统生死观符号秩序中的“低位者”）源自恶魔的伪装，恐怖且邪恶，是“撒旦”为迷惑人类而在现世制造的幻象。但是，在狄金森死亡诗歌《我见过的唯一鬼魂》中，“鬼魂”被赋予了属于“人类”的美好特质，“我见过的唯一鬼魂——/衣服镶着梅克林花边——/脚上不曾穿鞋——/走路如同雪片——”[3]。“鬼魂”用梅克林花边装饰衣服，极具审美意识，而不是裹着尸布或锁链；“鬼魂”走路轻盈优雅，而不是发出骇人的声响。“他难得讲话——/他的笑，像风——/起伏如同涟漪——”[3]。“鬼魂”温和礼貌，而不是面目狰狞、充满攻击性。“我们相遇十分短暂——/他对我，自感羞惭——”[3]。“鬼魂”和人类相遇时甚至感到羞怯，成了想要逃离的“弱势”方。在这首诗中，狄金森塑造自尊而独立、优雅而斯文的“鬼魂”形象，质疑传统生死观对“鬼魂”的“污名化”。也可以说，“鬼魂”作为被传统死亡叙事贬斥的对象，在狄金森诗歌中重获新生，被擢升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人格化“存在”，至此，“鬼魂”在传统生死观中的等级秩序被彻底重置。但是，“鬼魂”到底是什么？它终将归向何处？这在狄金森的诗歌中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正如解构主义所主张，意义永远在途中，永远无法抵达终点[5]。

2 解构传统死亡叙事的“死亡体验”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中的“亡者”是被评判和凝视的对象，他的死亡体验（看见天使抑或被恶魔纠缠）是旁观者从第三方视角出发代为表述的，“亡者”本身被剥夺了言说死亡的话语权。而狄金森的多首死亡主题诗歌让“亡者”以第一视角进行感知和描述，撼动传统生死观下关于死亡体验表述的确定性。

2.1 “亡者”视角——极致的感官体验

狄金森基于“亡者”视角的死亡诗歌，没有停留在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的抒写上，而是试图以纯粹的“感官真实”消解宏大的“死亡幻象”，为读者开辟思索生命与死亡的新视角[6]。

例如，在诗歌《我死时听到了苍蝇的嗡嗡声》中，诗人在“亡者”濒临死亡时，完全没有提及传统死亡叙事预设的天堂或地狱场景，却用极细腻的笔触描绘“亡者”对一只萦绕自己的苍蝇的真切感受，“我听到苍蝇的嗡嗡声——当我死时/房间里，一片沉寂/就像空气突然平静下来——”“然后我就看见了一只苍蝇——/蓝色的——磕磕碰碰的嗡嗡声/在我——和光——之间/然后窗户关闭——然后/我眼前漆黑一片——”[3]。

狄金森运用对比、通感等修辞手法以及多个破折号，在听觉和视觉维度上放大“亡者”死亡时的感官体验。诗歌中，“房间的死寂”凸显“苍蝇的嗡嗡声”，使之成为感官焦点。同时，狄金森用“蓝色”（视觉感受）、“磕磕碰碰”（触觉感受）形容表示听觉感受的“嗡嗡声”（“通感”修辞手法），打破人类感官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对“苍蝇嗡嗡声”的“多感官”感知。另外，随着破折号不断停顿，读者对“亡者”听力、视力的逐渐消逝感同身受。尤其是在诗歌的结尾，“然后/我眼前漆黑一片——”[3]，其中的破折号把“生命终止”这一刻无限延缓和拉长，暗示“死亡真相”答案随着人们的探索将永远处在“待定”中，无形中契合了解构主义的观点——“完善的真理将到来，但永远不会完善到来”[7]。可以说，狄金森通过放大“亡者”感官体验，将“死亡”还原为不断丧失身体机能的纯粹生物学过程，挑战传统死亡叙事（天堂-地狱）的权威性[8]。

2.2 “亡者”视角——日常化的意象

美国传统死亡叙事始终萦绕着神圣光环（灵魂/天使/圣光）。而狄金森诗歌在描绘临终体验时，大量呈现凡尘俗世的日常意象，试图瓦解传统生死观赋予人们的精神桎梏。

例如，在诗歌《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中，“亡者”乘坐“死神”驾驶的马车，一路风尘仆仆，映入眼帘的不是传统生死观预设的人生终点（天堂或地狱），而是由学校、操场、田地和夕阳组成的现世生活图景，“我们经过学校，恰逢课间休息/孩子们正喧闹，在操场上/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稻谷的田地/我们经过沉落的太阳/也许该说，是他经过我们而去”[3]。在整个死亡之旅中，高度世俗化的日常意象充斥着温馨宁静的烟火气息，最大化地稀释了传统死亡叙事施加给“亡者”的恐惧和压力。甚至，“坟墓”在诗歌意象中也化身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房屋”，“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屋子/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檐，低于地面”[3]。“亡者”视角下死亡场景的日常化和世俗化处理粉碎了传统生死观建构的死亡幻象，使得“死亡”在语言符号体系中的确定意义被不断延迟。

3 结论

狄金森的死亡诗歌表现出诗人对于死亡的独特诠释[9]。诗人笔下的“死亡”极具不确定性，似乎“只有通过不确定性的形式，生活和行为才得到真正的开放式的自由”[10]。或者，正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烈追求，狄金森才会反复叩问传统死亡叙事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1] 康轩宁.解构主义视角下《冰与火之歌》的人物形象塑造探究[J].新传奇,2026,(3):34-36.

[2] 吴招娣.从四首死亡诗看艾米莉·狄金森对生死二元对立和死亡焦虑的解构[J].今古文创,2022,(38):63-65.

[3] 艾米莉·狄金森.狄金森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7-268.

[4] 贺玺,费红.基于德里达解构主义“延异”概念的译者主体性[J].英语广场,2019,(2):44-46.

[5] 姚文放.差异/延异: 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构策略[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8(5):25-36.

[6] 孙国华.死亡与永生——艾米丽·狄金森诗歌的死亡主题探究[J].名作欣赏,2011,(20):40-42.

[7] 袁周.从《文学行动》剖析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J].文化艺术,2023,(30):93-95.

[8] 刘其刚.困惑的心灵——对比分析艾米莉·狄金森的两首死亡诗[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22):225.

[9] 熊国芳.解析艾米丽·狄金森 “死亡”主题诗歌中的坦然美[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5,(16):118.

[10] 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6.

版权声明：©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